

車兵望鄉

解放军艺术学院丛书·文学卷

中篇小说集（上）

每个故事都曾绿色的

因此就有——

生命的奇伟 情感的神圣 死亡的崇高

每个故事都曾新鲜的

所以才能——

夺先声以人 创奇思以事 明睿哲以骨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I247.5
3624
3=1

BK99 V4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车兵望月



B

613094

欲望号兵车(上、下)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第二炮兵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7 $\frac{3}{8}$ ·字数370,000

1989年10月第1版·198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5033-0094-9/I·83

定价:(上、下)6.95元(膜)

·7451
3508

每个故事都曾是绿色的

因此就有——

生命的奇伟 情感的神圣 死亡的崇高

每个故事都曾是新鲜的

所以才能——

作先声以人 创奇思以事 明睿哲以骨



解放军艺术学院丛书文学卷
中篇小说集（上）

040011



序

王愿坚

把一个文学群体某一时期的创作产品用心地挑选一番，然后汇编成集，送给读者去欣赏和品评，这，大约应该算作一项集体奉献；或者按照军队的习惯用语，可以管它叫接受读者的检阅。

这四本文学选集，便是这样的一部书。

受阅的队伍，是目前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专业读书的学员们；编进书里的作品，是从他们在校学习期间写作和发表的创作成果中选出来的。全书按作品的体裁分编：中篇小说以《欲望号兵车》为书名，分编成上下两个分册；《梦中南国的辉煌》是报告文学选；《战神之舞》是诗集。各集作品篇目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全书列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丛书”。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选，而且是从比入选篇幅多上好几倍的作品中选，无论作者和作品，就不可能是全部；既然是选，就算选得很认真，也不免受到各方面的局限。比方说，长篇作品就受到篇幅限制未能选入；影视文学有一批较好的作品，这里没有编选；短篇小说本想选一本，但严格要求起来佳作还不够多，只得暂付阙如；同一作者有两三篇作品都不错，然而除个别体裁不同者外，也只好割爱了。

即便是仍有两难之处，然而，看着四本书的文稿，我仍难以抑制心底的欣喜之情。我欣喜，因为它是学员同志完成

学业之余对于文学事业作出的一份实实在在的贡献；因为它是汇入新时期军事文学涌动之潮的一簇明丽的浪花；更因为它是在校的一支文学部队向着部队文学这块高地进行的又一次实兵演习和集团冲锋。

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前面已经有过一次有声有色、成效卓著的演练了。一九八四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开设了文学系，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在高等艺术院校以正规的系统的文学教学培养和提高青年作家。创业的艰难、教与学的辛劳，把一大批人才和成果双双造就出来，一起送上了文坛，送到了部队。那，大约算得上是一次成功的集团突击。

有了这第一道冲击波的推动和影响，一九八七年，文学专业又录取和代培了新的一期学员。——又一个文学的“野战排”集结起来了。他们带着自己头一批文学创作实践，带着对自己已有成就的困惑和不满，带着求知与提高的渴望，走进了这个新的军营，开始了军校学生的生活。或许是古典文学课里哪位千百年前文学同行的作品给予了启示和碰撞？或许是远在万里之外某一种外国文学流派带来了新的激发？是哪位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的讲座触发了深沉的思索？还是阅读与闲谈中获得了顿悟？……于是，有的以新的文学观念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行囊，有的利用课余、放弃了假日走进了新鲜而又纷繁的生活之中；于是，先后用捧着书的手拿起了笔；于是，在学着写、写着学的过程中，就有了一大批力求有别于他人又超越自己的作品产生出来；也就有了这一套书。

为这套书定下了驳杂斑斓的特有色调的，正是这集合的一群中每个个体所拥有的多彩多姿的生活和彼此求异的艺术个性；正是在同一课堂里各自进行着知识与生活双向开发，以

及由此而激起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追求。

打开书便可以分明地看到，这里的作品尽管采撷的题材不同，生活的层面各异，但共同的特色是：离时代近，离生活近。报告文学作品不用说了，它们本身便是“中国潮”里的波和浪，是从当前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里发掘和探求出来的；就是中篇小说和诗，也都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独特的感受，是在自己熟悉的生活土壤上耕耘后的收获。我以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作家的笔墨应当跟随时代，赶上时代。作品是从生活之源里来还是从别人的作品之流里来，质量、份量和力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从这套书里，还可以分明地看到一种求异的心态。不错，读者也许可以指出，有的作品写得匆忙，发得急促，无论总体和分体都可能有点粗疏；然而，有一点可以称道，那就是各自都在追求着不同，也写出了不同。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桩不安分的事情；探索，正是创造还没有的东西。这些作品的作者们，在学习中拓宽了艺术的视野，更新着文学观念，增强了创新意识，艺术上变得更加不安分了，于是在创作实践中，便刻意求新，寻找着美学的最佳视角和新颖的手法，这一点，在作品中已经初见端倪了。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渗透在作品之中的作者对文学的挚爱和对创作的认真态度。不必讳言，这两年，商品经济对于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冲击，严肃文学也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势下，这一个文学群体却依然保持着对文学事业的清醒和直面人生的热情，执着地，不倦地进行着文学追求，严肃地从事着文学创造，默默地作出了自己的文学奉献。这种情怀和艺术作风，也许比已经写下来的更可宝贵。

在这里，我故意略去了对具体作品的评点，以免干扰了读者欣赏的兴致，也无意夸大这批青年作家在军校进行文学的再学习、再思索对于作家成长的作用。只是想从他们在校学习产生的作品中，看一看他们在文学之路上跋涉过一程之后，走进文学专业这个“兵站”之后，怎样认真地读点书，静心地思考一番，然后以新的姿态大步走向前去，走向成功和成熟。如果读者在欣赏他们这批作品的同时也留心他们这一运行的轨迹，大约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

目 次

序.....	王愿坚 (1)
--------	-----------

上 卷

我川北的忘年交.....	鹿泽云 (1)
黎风.....	孙 泱 (60)
杂货店.....	江奇涛 (89)
女孩儿.....	魏 艳 (165)
报马.....	刘增新 (209)

下 卷

支那河.....	张廷竹 (257)
晚歌.....	西 风 (346)
光环.....	吕永岩 (393)
欲望号兵车.....	刘恒志 (451)
多米诺骨牌.....	张晓然 (484)

后记.....编者（ 1 ）

（目次按作品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我川北的忘年交

庞泽云

一

川北是山区。那山，一座连一座，就象年轻人跳集体舞似的，手拉手地扯起了层层圈儿。

我和他，就在这圈儿里转着。他，五十来岁了。肩上的黄杨木扁担挑着我的行李，闪悠闪悠地直往前窜。我，虽然年轻，又甩着一双空手，却总是跟不上，在后面吁吁地直喘。

“喂，大叔，歇会儿嘛！”我揩着满头的汗说。

他回头看看我，露出一丝得意的笑。随即把手上的打拄棍儿往地上一戳，再用棍头上的月牙儿铁往扁担前半部的牛皮箍上一顶，那担子便一头落地一头吊地停稳了。

“哦——嗨！”他松肩的当儿仰面一声长吆。这声音顿时在山间回荡起来，惊得杂树丛里的雀儿直扑楞。

川北人挑担子歇气都爱这么吆喝一声。说是“吆喝一声，松活一截”。

选了块柔软的草地坐下后，我从挎包里摸出一包蛋糕和一壶水给他。蛋糕，他是吃了几个，可水，高矮不喝。说是

城里的水有一股熏喉咙的味儿。

“流这么多汗，不渴呀？”我说。

“嘿，这你心焦啥。”说着，他就朝路旁的一个马桑树丛走去。我好奇地跟着，心想：这人要搞啥名堂呢？走到跟前才明白了，原来这马桑树丛掩着一口井，他是要喝井水。我趴到井边一看，嗨，水竟然清悠悠的，连里头的几条小针鱼儿都看得见。可是，水面离井口至少还有半条扁担，咋喝呢？我正纳闷儿，就见他把井边的一根竹竿捡了起来，然后往井里一插，于是，就响起了咕嘟咕嘟的泡泡声。

“咄！这是哪个搞的呢？”我好生奇怪。

他虚起眼睛笑着，并不作答。接着便把竹竿抽上来，歪起脑壳对着其中的一节，隔儿隔儿地喝起来。哦，原来这竹竿有几节是开了眼儿的。他一连喝了两节，看样子是喝舒服了，这才用袖头子抹抹嘴，说：

“这叫野井，是山里人专门开来给过路客的，十里八里就有一个。这竹竿，也是专门预备的。”他说，这竹竿偷不得，偷了就要断子绝孙；而且，女人家还不能从上头跨，跨了就不生娃儿。

我当然不信这些，但却从心里生出一种对山区的神秘感。

这山区确实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氛。路旁的麻窝巨石一个连一个，或象猛虎，或如卧牛，或同走象……似乎都带着灵气，一吼就会蹦起来。脚下的山路，也充着一股活劲儿，一会儿拧过去，一会儿扭过来，仿佛故意和人逗闷子。只有重重叠叠的山峰，由绿而蓝，由蓝而灰，一层一层地淡下去，直到和远天融为一色；显得庄重而安详。

这真是个迷人的世界啊！我不禁感叹起来。

“这山里，好看的地头多着哩。留着点眼睛吧。有你好看的。”

喝完水，我们又走。这回，他象是有意放慢了步子，我可以稳稳地跟上了。于是，便和他摆起“龙门阵”来。

“大叔，还有多少路哟？”

“多少路？太阳落坡坡，才走得拢。”

我抬头一看，那太阳才两竹竿呢。这路，才走了不到一半。心头不禁泛起一阵浮躁。

他，却显得很轻松。虽然肩上压着百多斤的担子，说起话来竟连点儿粗气都不喘。特别是他换肩的动作，那真是太漂亮了，简直就带着艺术性。你看他，后手提担绳，前手扶扁担，两手合力一旋，同时，两肩一拧，那扁担便两头一闪，“刷”地从这肩转到了那肩。脚下的步子呢，一点都不耽误。

“哟，你这肩，换得真巴式（带劲儿）嘞！”我羡慕地说。

“嘿，挑担子不用巧，全靠肩膀换得好嘛！”他得意地笑笑。声音里似乎夹着一股抑制不住的兴奋。

也许是这种兴奋的作用吧，走着走着，他竟又发起雅念，出了个对子让我对。上联是：担重人轻，轻挑重。我琢磨好久，也没能对得出来。最后，在他再三的催促下，才勉强凑了一句：车大驴小，小拉大。他想了想，说也还可以，但味道不对。我不知他说的味道是指的什么，问他，他吭哧半天也没解释出来。只说：“反正是味道不对。”

“那，你就亮底吧。就算我输。咋样？”我实在是不愿

再费这份脑子。

他把担子停下，照例舒心活肺地一声吆喝。完了，却并不说出，倒反过来问我：

“你说，我们两个，这阵子是在搞啥？”

“走路吵。”我觉得他这话问得太可笑。

“那，我又问你，”他半眯着眼睛，把脑壳一晃，“路和和人比，哪个长？”

哦，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下联肯定是“路长人短，短走长”了。我说给他听，他欣然点头。可又说：

“小伙子吔，我要不给你点水（说破），你恐怕是走到天黑，也默不起哟！”

接着，他的脸上又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我们边走边说，竟不怎么累了。我觉得这人很有意思，便说：

“大叔呃，我们两个，交个朋友，咋样？”

他斜眼瞟瞟我，乐了。说：

“你们城里人叫交朋友，我们这儿可不兴这么说。”

“那，咋说？”

“说起来，还要分好几层呢，”他换了个了肩，咂着嘴，有滋有味地解释起来：“同年同辈的呢，叫‘打老庚’；岁数相近，又同辈的，叫‘拜兄弟’；不拘辈分和岁数的嘛，那就叫‘忘年交’了。”

“哦，那我们就来个忘年交吵！”

他没吭气儿，脸色忽然沉下来，默了好一阵，才长叹一声：

“唉！好倒是好，不过呢，恐怕是交不成啰！”

我看他正儿八经的样子，不禁纳闷儿起来。便问：

“你这话，又咋说呢？”

“唉！——”他又叹声气，“王大娘的裹脚布，扯起来就长啰！算了，不说了。走！”

他象是陷入了很痛苦的沉思，步子不象原先那么稳了。我也不好再提什么话头去打搅他，于是，两个人便默默地走着，一直走到太阳搁在西边的山顶上。

脚下的路，忽然变得开阔起来。而且，听见了狗叫。我想，定是有村户了。眼睛往前搜去，却不见任何房头瓦角。最显眼的，只有前面不远处的一个马鞍形山垭。

“小伙子，拢啰。村子就遮在那垭口后头。”他把打拄棍儿又一支，“这地头就叫马鞍垭。”

啊！终于到了。我心里不禁为之一松。

“呃，小伙子，你眼珠子盯好啰。”他，忽然又兴奋起来，“春日的早晨，夏日的晚，秋日的太阳才下山。可是这儿的好景象。”

他这一说，我便死死地盯住了那西边的太阳；看它一点一点地往山下落。可是，直到落完，也没看出什么惊人的奇景来。

“哎哟，你往哪里看啰。”他把手一指，“你看这周围！”

我往周围一看，哟，可不，咋说变就变了呢？近处的林坡、石崖、草坪……都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这淡淡的金色和景物的本色相调，再与高天初出的暮色相映，便磨去了景物间明显的界线和层次，一切，都显得柔和而朦胧起来。人处其间，硬是会感到一股醉意。

“咋样，这景致，安不安逸？”他把担子上了肩，问我。

我猛地觉着，这山里人真是有点了不得，他们居然如此懂得这自然界的美。便说：

“好，好。你们山里人的眼睛硬是会看。”

他，越见兴奋了。说：

“你呀，今天还没看到最好看的哩。要是遇到起火烧云，西边天上一片红，那更是安逸。”

还说，这火烧云是“四大红”里头的。我不懂这“四大红”是什么意思，问他，他却疑迟疑迟地不想说。

“你说吵，一句话的事情，未必然还要卖个关子？”他越是不说，我越是想晓得。

他到底说了，说那四大红是：杀鸡的血，庙上的门，大姑娘的裤头儿，火烧云。

进村后，他把我带到队长家，正赶上人家的夜饭。队长把盛着包谷搅团的碗一撂，连忙和我握手：

“欢迎欢迎！来，坐起，先吃饭。么女子，快去把那盘炒鸡蛋端来。”

扭过头，又对挑行李的他说：

“郭分子，你，就回去吧。把那几间屋再收拾收拾，庞知青今黑了就住过去。”

郭分子？这名字咋这么特别。我看着他一声不吭地离去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觉得这队长也太不近人情了。郭分子也没吃饭，而且，还挑了那么重的担子，他连一丁点留饭的意思没有不说，话还那么冷冰冰的。

留小辫儿的么女子把炒鸡蛋端来了。看样子，这是专门

给我预备的。队长婆娘给我盛了一大碗包谷搅团，说：

“毛主席老人家说了，要欢迎你们来。可是呢，人欢迎，碗儿不欢迎。没啥子好饭好菜，你可莫见笑。”

走了一天的山路，我饿得肠子都巴背了，当然不会客气。一袋烟的工夫，竟下去了三大碗。队长笑咪咪地摸着烟锅脑壳，看着我直点头。说：

“小伙子，我看你，在这山窝里歇得住。”

接着，就说起了这山里的好处：什么林子秀，山货厚，柴草方便地不瘦……等等的一套话。婆娘还补充说：

“队里还有个代销店，就设在东坡脚。油盐酱醋，针头线脑，文化水平，（她指的是纸、笔、书、墨等）都还是有卖的。”

我说：“往后，我就是这山里的人了，还望队长和乡亲们多指教。”

“那是那是。”队长用他那长满厚茧的手往那乐呵呵的嘴皮上一抹，“我们这山里头缺文化，二天，这要笔杆子，念文件的事儿，还要巴望你呢！”

言谈中，我觉得这队长倒也随和可亲。于是，就越发纳闷刚才他对郭分子的那种态度。便问：

“接我的郭分子是啥人呢？你好象对他……”

“哦，”队长哈哈笑起来，“你们城里人还不晓得这山里的事。郭分子，不是他的大名。他是个反革命。我们山里人把地富反坏分子都统统叫分子，他大名叫郭成金。”

原来这样。怪不得他说和我交不成朋友呢。

“他咋成的反革命？”我觉得这顶帽子和我印象中的他，怎么也扯不到一块儿去。